

以父之名 義行醫 生

——菲律賓盧尾丁醫師

文／涂賢照



盧尾丁醫師亦參加二〇〇八年「清淨·大愛·無量義」音樂手語劇公演。攝影／蔡奇珊

「我做醫師，一生從來不曾向病患收取過費用，不管是不是有錢人。」六十四歲的菲律賓華裔盧尾丁醫師，在父親的要求下，以行醫為善，是病患眼中的良醫。

行醫是一輩子的承諾

現年六十四歲的盧尾丁，在中學即將畢業前，父親問他打算讀哪一門科系。當他提出想投考法律系、以後當律師時，父親一口否決：「不行！不對的事，你都可以爭辯成對的。以你這樣的個性，當律師會被人打死，不如去讀醫科的好。」從醫學院畢業，即將展開行醫之路時，爸爸把他叫到跟前：「你現在醫學院畢業了，希望以後不要向病人收費。」

「我花了十幾年讀書，你叫我不收錢？」菲律賓的醫院並不支薪給醫師，而是由醫師直接向病人收取費用；如果不收費，醫師的生計要由誰來負擔？盧尾丁醫師實在想不透，父親怎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要求？「我要給

你的錢，連你的孫子都用不完；所以我請求你不要收錢。」當時盧尾丁以為父親是在跟他開玩笑，也沒打算遵從；但一進到醫院服務，就發覺窮困的病人很多，他只能盡量送給他們好的藥品。直到有一次，他與父親聊起，父親悠悠吐露心事，方才解開他心中的疑惑：「久病床前無孝子啊！從前你阿嬤得舌癌時，一開始都是我幫她清洗身體，因為我們沒有錢可以去看醫生。往生前，你阿嬤全身已經臭不可聞，要她叫喚，我才會幫她洗澡；不叫我，我也不會主動去幫她清洗。」說到這裡，父親神情黯然；盧尾丁已然理解，父親想要彌補些什麼的心情。

醫者仁心 扭轉無數人命運

菲律賓是一個貧富極度懸殊的國家，貧窮家庭裡萬一有人病倒了，大多數都無法到醫院就醫。某次盧尾丁醫師在菲律賓中部義診完，他收拾好器具準備回

家，突然看見有位老人氣喘吁吁地向他走過來：「醫師！我的腳很痛，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？」

「對不起！我們所有醫材藥品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其他醫師也都走了，不可以啦！」聽完盧醫師回答，老人淚流滿面地說：「我走了三個小時，還是來不及。」

「走了三個小時？為什麼不坐車呢？」

「我連坐車的錢都沒有啊！但是腳很痛，辛辛苦苦走了三個小時，想不到還是沒趕上。」老人的聲音幾近哭泣，盧尾丁不忍，按了按老人的腳底：「啊，你裡面應該是木屑或是螺殼。」「醫師，是玻璃啦！已經十幾年了。」老人哀哀請求：「您只要幫我拿掉腳底的玻璃，不用麻醉也沒關係。」盧尾丁一聽，馬上跟護士說：「來！我們準備幫他開刀。」解除老人十多年來的痛苦，對盧尾丁醫師來說，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小手



盧尾丁醫師（左）在人醫會義診為一位先生進行手術切除頸背腫瘤。攝影／許書桓

術；但對病人而言，他的一生卻因此而改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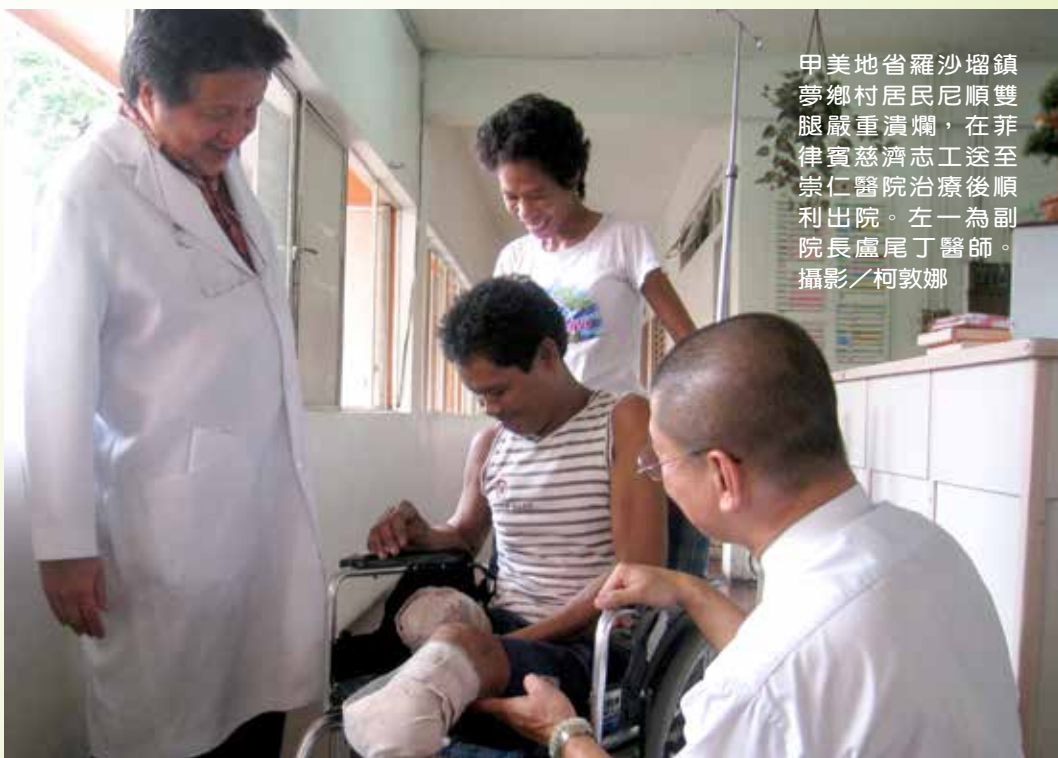
家人護持 一路歡喜無礙

加入人醫會，在菲律賓參加了一百五十多場義診，使無數苦難人得救，盧尾丁表示，最大的收穫就是「滿足」。在菲律賓崇仁醫院當副院長的他，十多年前收過一封信，信中說：「我是某某人，二十年前是您幫我開刀的，當時我說以後有錢再還。現在我已有能力賺錢，這筆錢要還給您，讓您再繼續幫助別人。」到現在，每個月差不多可收到兩三封這樣子的信。

能夠遵從父親教誨一路行善，盧尾丁非常感恩家人的護持，讓他一生不虞匱乏：「我們是家族事業，很感恩兄弟姊妹們不計較。因為我一直在做善事，但他們也一直在賺錢給我花；假如沒有他們，我也沒有今天。這件好事是兄弟姊妹共有的，有了他們，我才能夠沒有

罣礙地投入慈濟工作。」投入慈濟已經十五年了，但要受證慈誠，必須參加每個月的培訓課程。忙碌的醫療工作，總讓他覺得時間不夠用，這一延誤，就拖到二〇一〇年才得以成行。盧尾丁幽默地說：「不知道是年紀愈大事情愈多，還是以前年輕時病人少；也不知道是事情愈來愈多，還是做事的效率愈來愈慢？」

「以前只知道慈濟在做什麼，但詳細的內涵都不曾去了解，參加培訓之後才有些微體會。我一直叫大家來參加慈濟，但自己不是委員，要如何去說服別人？」現在是菲律賓人醫會副召集人的盧尾丁醫師表示，要自己先做先付出，才有能力帶動別人。菲律賓人醫會的成員雖多，但是由於不上班就沒有收入，所以每次義診的出席率總覺得不夠踴躍，為此還需要廣招人間菩薩，共同為苦難眾生付出。盧尾丁醫師笑著說：「受證不是畢業，而是責任愈來愈重！」



甲美地省羅沙溜鎮
夢鄉村居民尼順雙
腿嚴重潰爛，在菲
律賓慈濟志工送至
崇仁醫院治療後
順利出院。左一為
副院長盧尾丁醫師。
攝影／柯敦娜